

禮記偶笈二卷

清 萬斯大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
清乾隆二十四年萬福利萬充需先生經學五書本

序

萬子克宗作學禮質疑四方之士爭傳誦之以爲薛士隆陳君舉不及也已復著禮記偶箋及儀禮商周官糾非諸書勾稽穿穴考同訂異往往櫛比字句之微爬搔疏證以發古人之覆真足爲先儒之諍友焉嘉淑每讀其書未嘗不歎其參訂之詳思慮之細裁識之精卓然度越于尋常也自昔兩漢能文之家皆原本經學推極六藝雖司馬長卿輩聲譽最高不得與仲舒劉向比繫晉魏以後詞章日盛而經學漸晦然自南北朝時兵戈相尋殆無暇晷疑于詩書道息而北朝人士辯論禮文儀節往往援據詳博非後人所及然後歎今之學者處

序

莽滅裂沾沾小文如秋潦之滌洄無當于江河之流是源是委也顧克宗嘗著春秋說百餘萬言哀然成集矣不戒于火而三禮則散文別帙散爲數書蓋其疏麟經也蒼叢諸家之文小列同異無使縫漏而已至于二戴之龐襍周官之訛謬正以儀禮之文而或缺或隱昔人稱讐書如掃落葉生千載之下以一已之心思智慮衡度而釐定之懼其多所未盡亦猶落葉之難除故隨所見書之畧成數種既精且詳矣若猶有未敢自信者克宗之爲學勤而且慎如此嗚呼此其所爲不可幾及者矣往余讀季本諸人所纂述下及何楷儻然離經畔道以傳會穿鑿爲能竊意六經自馬鄭以後更千餘年數

百家之推辯雖義理無窮而大指已盡今得克宗所解

駁皆先儒未發之秘洞若觀火而了無格閔乃知道文剩義要自無盡善讀書者自得之相證於千載之上無不可也克宗屬余爲序余於六經尤無所窺見何繇推述克宗之指歸且克宗年力甚富著述當亦日益多上下古昔以羽翼六經未易測其涯涘袁本初稱鄭康成以布衣雄世志不朽之盛事非一世之所擅彼本初者何足以知康成哉輒爲之序以復克宗與附克宗之書以傳固不自知其固陋矣

歲在壬戌三月既望同學弟海昌陸嘉淑辛齋譔

序

二

禮記偶箋目錄

卷一

曲禮 二十條

檀弓 三十六條

卷二

王制 十二條

月令 十四條

曾子問 七條

文王世子 六條

禮器 四條

卷三

郊特牲 七條

內則 二條

玉藻 九條

明堂位 五條

喪服小記 三條

大傳 二條

少儀 四條

學記 二條

樂記 一條

雜記 五條

祭法 三條

禮記偶箋目錄

祭義 一條

祭統 一條

深衣 三條

冠義 一條

鄉飲酒義 三條

射義 二條

聘義 一條

禮記偶箋卷一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曲禮

七十曰老而傳

傳即儀禮所謂傳重也七十筋力已衰主祭之重不能勝任故傳之於子觀王制云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又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則其不能主祭可以類推矣禮器記季孫之祭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儀禮少牢特牲祭禮最為繁委七十者豈能勝乎或疑傳重主宗子言老而傳者不唯宗子予曰固也彼五十服官政大夫也如子言將人人必為大夫乎

禮記偶箋卷一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賜者上與下之稱諸家解為錫命非也錫命典禮賜物隨意三賜至再至三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內則云不敢私與為人子而有車馬既貴顯矣其以父命賜物於人雖至再三亦不可及於車馬蓋車馬至重非他物比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與此同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文

此必其平日有孝慈仁弟信五者之實然後能有是稱若止是三賜不及車馬未可即為純孝人亦未必遂稱

之故愚謂五句之首當有闕文蓋此篇集他書要語成篇朱子謂大意相似而文多不屬是也

毋踏席摳衣趨隅

此羣居升席之儀也玉藻云登席不由前句為去聲蹶席是不問禮席羣席升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為恐蹶席也下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上指席端下指席末禮席升降皆正由上下鄉飲酒禮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賓升降皆自西方是也燕禮大射鄉射升降皆然羣席升既不由前亦不正由上下而由席隅蓋禮席一席一人羣居則一席四人以長幼為次升由上下則踐他人位是為踏席必從

禮記偶箋卷一

席隅升坐乃為得禮故戒之曰毋踏席復著其禮曰摳衣趨隅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孔疏因此文連請席何鄉遂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非也鄉飲酒禮介坐西南方而鄉東主人坐東南方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謂升由下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為上也賓坐西北而南鄉其升降皆自西方以東西鄉者推之則西方為上可知矣又室中以奧為尊祭時太祖位與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非以西為上乎

冠母免

免如字。謂常時不得免冠也。舊說讀音問。此喪冠矣。人縱不循禮。豈有無喪而肯服喪冠者乎。

母祭羹。母歆醢。客祭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歆醢。主人辭以實。

客祭羹四句。正明所以不可祭羹歆醢之故。言為客而祭羹歆醢。主人即以此辭。客將何以為情乎。故不可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朝服而命。必拜而命。下堂而受。必拜而受。孔子問人於他邦。且再拜而送。况君乎。

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禮記偶箋卷一

三

孫為祖尸。昭穆同也。或問太廟合祭始祖。羣祖皆有尸。宜如何。曰。據祭統。尸為祭者。子行。然合祭必取子行。則昭穆有不應者。祖尸必以孫。然始祖又何從得孫。唯取王族最尊行為始祖。尸羣廟有孫。取孫無孫。取孫之孫。行可矣。指高祖之祖父二廟世遠未必有孫。即取孫之孫。昭穆同也。大抵諸經言尸。皆主祭。父言不必泥也。

二名不偏諱

謂二字為名者。不偏主一字諱之也。若主定一字諱一字。不諱是為偏諱。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儀禮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此條蓋即是語而申。

之有藉。謂既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然無藉。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按聘禮。聘之日。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襲執圭。入門左。揖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側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既出。公裼。而降賓。乃裼。奉束帛加璧。享君。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公受幣。賓出。所謂有藉者裼也。古人冬月衣裘。行禮有當裼時。有當襲時。不得相因。大抵禮盛則襲。禮殺則裼。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克。又曰。服之襲也。克美也。裘之裼也。見美也。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裼。按裼有與袒連言者。見於詩。見於孟子。大都皆傲慢不恭之狀。有與襲對言者。見於聘禮之賓主。見

禮記偶箋卷一

四

於曾子子游之弔。而最詳於玉藻之篇。大都皆行禮時。文質相變之宜。二者不得相混。鄭氏註聘禮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袒裼者。左註玉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而有衣曰裼。賈疏云。冬時。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禪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說微不同。皆不免與袒裼混。愚考玉藻言諸裘。皆言衣以裼之。知裘外之衣。謂之裼衣也。又言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褻衣即朝服矣即如既聘而享賓主必褻以將事則褻衣非禮服乎推此則凡褻外之褻衣皆禮服矣其謂之褻者何說文褻字从衣从易褻因事變衣因褻易也又褻有袒義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褻上衣褻衣胸前褻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是之謂見美是之謂盡飾故曰褻其襲奈何玉藻云服之襲也克美也夫其於褻曰襲之褻褻在褻外也於襲曰服之襲襲在褻外也褻衣見美盡飾而加衣以掩之使美充於內而不外見故曰襲然經不詳襲衣之制據說文釋襲爲左衽袍古唯大小斂之衣皆左衽生人左衽非聖人所許反復思之疑即深衣也古人禮服無衽中衣袍

禮記偶箋卷一 五

釋之屬有右衽未必有左衽唯深衣右衽在外當右旁左衽在內當左旁且衣裳相連全體深遠服之以掩蓋褻衣則美不外著又深衣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治擯相可以治軍旅其用至廣聘禮文事也擯相類也禮盛而服之以襲不亦可乎吾爲約而言曰冬時服裘裘上有褻衣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褻褻襲之解如是而已矣又褻襲專就裘說不兼葛說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諸侯之上大夫卿聘禮卿爲使者至彼國曰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此勞之是行聘享私覲之後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訖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

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儀禮不言還辟此文補之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按聘禮聘之日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辟即還辟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儀禮有覲禮無朝禮第就儀禮考之知朝覲只一事無二禮朝先而覲後耳何以言之覲禮於覲之日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旗孤鞞乃朝以曲禮此經參之此時應有朝禮蓋覲禮行於廟廟在路寢東竊意是日天子

禮記偶箋卷一 六

將入廟受覲從路寢乘車而出諸公侯先俟於門外天子至寧下車而立諸公侯於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即所謂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也儀禮不具文之畧也已而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即所謂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也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爲正故儀禮獨以覲名先儒信周官謂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疏更以爲六服諸侯每服別分爲四一分朝春

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記曰唯詔於天子無北面如先儒說唯秋冬覲遇者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者止東西一立而退永無北面而朝之禮何以明君臣之義乎愚故以覲禮及此經為正周官宗遇辨見本條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按此文即左傳所云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忽然道塗相見故曰遇非謂有期日而先期相見也舊說非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士已食祿公朝不與齊民伍縱未有命車亦得自為之

禮記偶箋卷一

七

故問其富則以車數對見其家富者得多為車數未有定也若如舊說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命車唯一而已數豈無定且又何以見其富乎

天子祭天地

周制子月祭天於郊午月祭地於社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郊在南郊祭法謂之太壇周官謂之圜丘社在北郊祭法謂之太折亦曰太社周官謂之方丘北郊他經不見覲禮所謂禮月於北門外是也詳見質疑

支子不祭

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推此而言唯大宗得祭始

祖族人無遠近皆宗之繼高曾祖禰之小宗亦不得祭也高曾正適之宗得祭高曾庶祖禰正適之宗亦不得祭也鄭註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為庶也得之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禘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為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愚考禮經祀

禮記偶箋卷一

八

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行朝聘當饗即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即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凡挈天子鬯諸侯圭

按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合之此經知五等諸侯皆以圭為挈特有長短之差不得泥周官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文反疑此經為畧贊詞為失也說詳周官辨非

檀弓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按此則墳與墓有別封土曰墳實土不封曰墓然既葬之後雖封土為墳通謂之墓可也防墓崩者所封之四尺因雨甚而崩非崩及兆域至見尸柩也考士喪禮筮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是掘地為壙也壙深故其下棺也君用四綽二碑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綽亦曰引葬時屬引懸棺而窆故墓無崩道其或有水潦冲嚙直當改葬而不止於修故禮有改葬總之服豈有孔子於親墓崩及兆域第虛援古不修墓

禮記偶箋卷一 九

之言而置之者乎故知其所崩者四尺之封也

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臺鮒始也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郕臧孫紇救郕侵邾敗於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鬢魯於是乎始鬢據此是敗後鬢以逆喪非敗後相弔以鬢也特自此之後遂以鬢行弔耳故此本其始而言之若謂敗後相弔以鬢則夫死之婦自哀不暇遑及弔人夫存又不必婦人行弔故當通左傳解方不泥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祥禫之說鄭玄主異月王肅主同月今按此條及前朝祥暮歌孔子謂踰月則善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正

合是篇所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及三年間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之言為可據士虞禮間傳皆言中月而禫謂禫在祥月中也即合喪事先遠日祥或在下旬然祥後即禫亦不害為中月鄭乃據喪服小記中一以上學記中年考校兩文釋中為間遂定為二十七月而後世因之不思三年間一篇出於荀子荀子周人也二十五月之言必非無據奈何與之相背乎然先儒多知二十七月之不合於經而不敢昌言正之者親喪寧厚且相沿已久不能卒變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髮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

禮記偶箋卷一 十

志焉褚墓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志記也若今墓志然飾棺之物孔氏顛孫氏主之非公西赤公明儀為之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畫帷黻髮畫髮各二披前纁後玄士布帷畫髮二二披用纁孔子為大夫子張為士循周制可也况從周固夫子之志乃用夏殷之飾胡為乎意當時之人疑聖賢之喪必有異遂訛傳以為然記者因而志之耳

經也者實也

此明經之義實者誠信之謂也人子於親喪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因經著義欲人之顧名而自盡也及葬毀宗躡行出於大門殷道也

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簷可也。改塗可也。按此文。毀宗即壞廟也。下篇云。殷朝而殯於祖。又云。殷練而祔。即祔於此祖。殷之葬期不見於經。或即在練時。毀宗以出者。示將遷祔也。其出必從廟門。舊說謂毀牆而出。非也。前此朝祖業從廟門入。今日仍從廟門出。何害於禮。

子思之母死於衛

舊說伯魚死。其妻改適於衛。此妄說也。伯魚之死。年幾五十。其妻亦既衰。况上有聖舅。下有賢子。豈比窮民無告者。而至有改適之事乎。故知妄也。謂孔子子思皆出妻亦然。

禮記偶箋卷一

七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

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設飾以明衣裳。衣尸也。始死。身上無衣。唯覆斂衾至此。乃有飾。故曰設飾。按士喪禮。始死。即復楔齒綴足。設奠於尸東。遂帷堂。以未沐浴。尸身未加明衣也。既帷堂。主人命赴。入坐於床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床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是即始死時之位。夫婦未嘗亂也。仲梁之言何據。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明器。鬼器也。當虛祭器人

器也。當實。宋殷之後。當用祭器。此醢醢百甕。曾子謂為明器。要知襄公非不用祭器。必其後張過制。於祭器常數之外。又用明器。而實以醢醢。是不知明器祭器之有別也。故曾子譏之。其後不合禮。即此可見。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禮記偶箋卷一

七

也。孔子為大夫。正當六尺。若斧者。南北壁立。東西陵遲。上狹下舒。若斧形板。施於南北。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按士喪禮。復與楔齒綴足。絕氣即行之。設飾指沐浴後。設明衣裳一事。設飾後乃飯。以士喪禮序言之。復楔齒綴足。最先。帷堂次之。設飾次之。飯又次之。言並作者。謂並作於一日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按士喪禮。將葬。既井椁。工獻材於殯門外。此云既殯旬而布之者。先布而乾之。至葬方可用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此極形容孝子思慕迫切之情言其哭無時者其心若使父母必知之庶幾其反而還也其疑辭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柅棺一

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兕革棺并厚三寸孔疏云各厚三寸非也此天子親身之棺外加柅四寸柅即柅棺也又加屬棺六寸大棺八寸二棺即梓棺也見喪大記凡四重共厚二尺一寸諸侯無革棺觀上章云君即位而為柅又曾子問云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柅從皆不言有革棺可見

柏椁以端長六尺

此天子之椁也據上文天子之棺四重厚二尺一寸是

禮記偶箋卷一

三

上下左右皆合得四尺二寸又據喪大記小斂君衣十九稱大斂君衣百稱則天子當益多棺中容尸須寬廣得四五尺是棺之上下左右高廣且八九尺矣而又人身長短中人不下七尺就謂衣服包裹當又加長棺之前後兩和合得四尺二寸并容尸身八九尺當共長一丈三四尺夫以長一丈三四尺高廣八九尺之棺而棺椁止長六尺不知如何用之不可考也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

適長殯車一乘

此送葬之車即士喪禮所謂乘車載皮弁服纓轡貝勒懸於衡道車載朝服稟車載簞笠之車也以其為送葬

之車故亦曰遣車雜記曰遣車視半具言其多寡之數

視朝聘時主國相待之半具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

夫五介五牢故此下文云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

介遣車五乘介通書一介臣中庸作一个臣可見凡

禮儀降殺以兩大夫五則士當三故士喪禮車三乘也

按士喪禮將葬柅朝於祖薦車薦馬遣奠後馬出自道

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及行茵苞明器先車從於後苞

者何柅行時取遣奠牲下體包之以葦記云葦苞長三

尺一編是也棺既下壙贈畢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符於

旁舊說謂遣車以載遣奠苞牲體得名且泥雜記遣車

視半具置於四隅之文謂遣車之制甚小載苞置於椁

禮記偶箋卷一

古

之四隅夫甚小之車豈能容三尺之苞而苞之不以車載喪禮業有明文且藏於椁旁並不於四隅蓋不知下文孔子所謂塗車乃從葬之車而謬以遣車當之也餘詳下文及雜記篇

季武子寢疾云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按春秋書季武子之卒在魯昭公七年孔子生於襄公

二十二年至此方十七歲曾點之年史記不著論語四

子侍坐以齒為序點居于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

八歲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此事即有之亦是兒

戲乃欲據以言狂何邪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謂告以有殯斂之事非辭之使去弔者亦不因辭而去也畢事乃出拜之按士喪禮小斂於戶內奉尸俛於堂主人降西階拜賓大斂時有大夫則告既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後至者即當事而至者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按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謂往拜謝弔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云拜君命及衆賓所乘是也此言公弔之必有拜者正指往拜然衆賓亦往拜而獨言公者喪家有主後君與衆賓之弔皆當往拜若無主後則攝主但往拜君弔而衆賓不往拜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雜記曰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

禮記偶箋卷一

五

尹主之故此言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檀弓孔子哭伯高子貢為主且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則來弔而有拜者自不必言但攝主於來弔者君與衆賓皆拜往拜則不及衆賓耳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按禮君臨臣喪必升自阼階君自為主臣不敢有其室也子游擯請事也士喪禮公賈擯者出請事故知弔亦請事由左尊君也敢以賓禮待君也然觀雜記云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似凡喪擯皆由左而由右始於泄柳之徒然則子游之由左何以特註之乎蓋君弔則擯當由左

賓弔則擯當由右當時君弱臣強君弔擯亦由右而子游獨由左故美而志之泄柳之由左殆因當時美子游之由左遂以為賓弔亦當然相沿而失之耳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按士喪禮既殯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無帷殯之文敬姜賢婦以遠嫌惟殯無乖禮意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古

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按士喪禮主人親舍尸左袒舍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俛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

禮記偶箋卷一

六

屬引袒寔訖襲又君視斂君賈皆袒畢事襲此言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者蓋喪中有所事則哀加甚事過則哀少殺而袒襲因之然其所以袒者以便於行事遂因以為節耳此與袒襲不同亦與袒袒不同袒指襲外之衣前說見袒袒則袒去裘外之袒衣而全露其裘故袒襲為行禮質文之變而袒袒為傲慢無禮之容也此喪中之袒則捲起衣袂而露其肩襲則掩之蓋孝子未成服衣深衣成服衣衰袂皆二尺二寸不袒則妨於治事射儀之袒襲祭及養老割牲之袒皆然親禮之右肉袒乃自右袒去朝服也士虞禮之鉤袒乃以手指鉤其袂而起之也此二者與諸袒有異亦不可混袒袒說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般人啤而葬

按王制云周人弁而祭般人啤而祭祭交神之事吉禮也今葬亦首加弁嫌過近於吉故仍加麻經於首而要葛帶不純凶亦不純吉曰與神交之道何也親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葬則尸柩俱歸於無迎精而反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親而神之自此而始服祭服之弁而以神道事其親故曰與神交之道也舊說解為山川之神者非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古者井田制行民皆族葬故孟子云死徙無出鄉王制云墓地不請所謂北方北首亦就其鄉之北耳下文趙

禮記偶箋卷一

七

文子觀於九京豈九京亦在晉國之北諸大夫皆於此葬乎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按雜記唯士葬與卒哭同月天子至大夫卒哭皆後葬二月先儒謂虞祭間日舉唯可言於士禮考之春秋葬必柔日葬日虞故士虞禮云虞用柔日也間一日再虞又間一日三虞皆柔日三虞之次日剛日也乃卒哭卒哭之明日乃耐三虞卒哭附祭三日接續行事故曰其

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變謂喪祭變為吉祭也先儒釋變為變禮固非謂三虞與卒哭皆用剛日唯卒哭與耐祭連接亦非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禘事又曰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夫言再虞皆如初則皆字包三虞立文以上文未及三虞故下復言三虞以足之三虞二字不連卒哭讀卒哭他用剛日謂卒哭別用剛日也且卒哭祝辭曰哀薦成事正與此經卒哭曰成事合先儒連三虞卒哭為句謂同用剛日則虞祭亦可曰成事矣不疑與此經戾乎耐於祖父耐主于祖廟也上文云重主道也足知天子至大夫士始死必有重重

禮記偶箋卷一

八

徹必有主先儒因士喪士虞及特牲少牢諸禮皆不言主遂謂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之彼孔悝去國猶載祔以行無主何以有祔祔以諸禮之不言主特文不具耳因此而謂大夫士無主然則大戴禮諸侯遷廟第言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將謂諸侯亦無主乎主既耐則主藏於廟三年喪畢諸侯則遷死者之高祖於祧遷死者之祖於高祖之廟而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廟不拘昭穆皆然大夫士則祖與高祖同廟異室喪畢遷高祖之主而祖主遷於高祖之室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室不拘昭穆皆然先儒謂耐後主反於寢上篇云喪事有進而無退坊記亦云喪禮每加以遠考士虞禮將

且而耐則薦薦餒也既餒而耐於祖矣復反於寢既進而退自遠而近有是理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芻靈畧似人形塗車畧似車形故可從葬觀此則知以遺車為從葬者皆妄也古用芻靈後易為俑孔子善芻靈而不仁俑知後世非皆用俑也蓋有之耳

國君七个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

介通介者諸侯相朝大夫出聘從行之介也雜記遺車視牢具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是牢具之數又視乎其介故此言介不言牢該之也士不

禮記傳卷一

九

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三乘可知孔疏謂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遺車蓋泥於以遺車為載苞從葬之車而士喪禮無之故為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段差之不屑屑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

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據本文是哀樂相生之序但此章是論喪禮之踊上文云辟踊哀之至也哀親之死豈因樂極而生乎諸家紛

紛其說未悟斯旨孔疏云鄭康成諸本亦有無舞斯愠

一句者而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矣字而刪舞斯愠

三字即孔疏意此為可從蓋上文固言愠哀之變也此

言辟踊始於愠方與哀死意合

子卯不樂

註疏取桀紂死日為說漢書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二說當相備十二支相刑不但子卯獨忌子卯者更值夏殷亡日也若專指夏殷亡日不應因甲子乙卯兩日盡子卯而忌之也

衛柳莊死獻公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

縣如字不音玄蓋襄氏邑名潘氏縣名也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禮記傳卷一

十

乎噫

公肩假謂般爾欲以人母試已之巧則豈不得以人之母試已之巧即有病於爾乎諸說未合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云

入保者句斷息曰二字連蓋禺人太息而言也負杖入保者老人避兵入保城邑者也禺人見之長嘘鼻息而

言如今人胸中忿恨噓氣為聲聲從鼻出故曰息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

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

京山郝氏曰故謂名新謂諡舍故諱新謂舍舊日之名

而稱新諡以諱之也愚按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

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考史記獻公隱公之高祖武公隱公之曾祖范獻子聘魯在昭公二十二年獻公至昭公已十二世武公已十一世時猶諱具敖京山說是也舊說以故為高祖之父當遷者非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百祀百年也木過百年堅老可為椁材廢祀廢山澤之祀也廢祀勿人姑為之令而已究屬可疑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

妹亦如之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按總衰四升有半布細而疏喪服傳列小功之首唯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之五服親族無用此者叔仲皮從學於泄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素知禮為之服斬衰絞經時俗尚輕微妻為夫有服總衰環經者皮之弟衍拘於俗見請於子柳欲令皮妻易服總衰環經且云昔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無我禁者是不知總衰非姑姊妹之服并不知妻之為夫更不同於姑姊妹也失禮已甚故子柳不答衍不悟其非退使皮妻改服總衰而環經舊解非

孔子曰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善夫

此言卒哭明日耐主於廟之異離之者孫雖耐祖新主在祖主祔中以物隔之也合之者無物隔之也祖孫一本之親合之為是故孔子善魯舊說以耐為耐葬者非

禮記偶箋卷一

三

子經孫承天較刻

禮記偶箋卷一終

於隆己明歲
孫福重

禮記偶箋卷二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王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卷袞通袞以龍得名天子冕服十二章自日月星辰以下而名曰卷者衣有龍章龍形袞然尤昭著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袞冕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袞之名而不同其實天子之三公加一命得與上公同然此異賜非常法也鄭康成據左傳三辰旒旗之言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旒而天子冕服止於九章考郊特牲云郊之日王建旒龍章而設日

禮記偶箋卷二

月明堂位亦云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旒未常有星辰也左傳言三辰約畧之詞耳且龍亦畫於旒如鄭言亦當不列於衣矣何以獨名袞乎愚於周官司服詳辨之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周制天子七廟加文武二世室為九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父子異昭穆故異廟兄弟同昭穆故同廟異室如此則無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定以三昭三穆而無多少不齊對偶偏枯之慮諸侯五廟者亦然大夫三廟

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以為常適士二廟者亦然官師一廟者則高曾祖禰異室祀之庶人於寢亦祭高曾祖禰太祖始祖也其廟百世不遷大夫有太祖故其子孫適長世世為大宗士無太祖親盡即遷故其子孫適長亦祇為小宗諸侯別子及異姓臣皆然詳見質疑○註疏載天子廟制王鄭不同余從王說蓋七廟者天子之常數三代所同也世室之有無多寡不可定此非常數也三代所異也據祭法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七廟之外更有禹廟又鯀列於郊亦當有廟是夏有九廟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七廟之外更有湯廟又冥列於郊與書稱大戊為中宗武

禮記偶箋卷二

丁為高宗皆當有廟是殷有十一廟也周則初以后稷為始祖合文武世室而為九東遷之後祖文王合武世室而為八說詳要之宗無定數而七廟之有常者三代曷有變哉或疑殷之三宗并數祖甲而茲獨不及何也曰書於祖甲不稱宗也不稱宗何以言殷有三宗曰并湯而數之也史記於太甲不稱太宗乎曰不見於經吾未敢信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

按祭統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與此文同蓋三代通禮也行於子午卯

酉月鄭康成謂爲夏殷之祭周則春曰祠夏曰禴以禘爲殷祭蓋泥於天保詩禴祠烝嘗一語不知此詩作於武王時而禴祠烝嘗是諸侯之祭武王未受命未遑制作尙以侯禮祀先故禴祀烝嘗遂見於詩迨周公相成王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定爲春禴夏禘秋嘗冬烝而禴祠烝嘗爲諸侯之制也時祭中夏禘最大每歲舉行先儒信緯書或謂三年或謂五年者皆不可信禮不王不禘此連諸侯並言者蓋春秋時若魯若晉俱僭行禘記者從僭後爲文誤信以爲固然遂與天子連言之耳詳見質疑

天子植禴禘嘗烝

禮記偶箋卷二

三

凡合祭曰禘禘嘗烝皆合祭故皆言禘據此則知天子別無禘祭凡諸經傳所言禘皆指禘嘗烝之祭也但烝嘗二祭止太祖及羣廟而禘則上追太祖之所自出下及於毀廟之主其禘較烝嘗爲大凡祭皆曰有事而禘之事較凡祭爲大故春秋于文二年八月之禘書爲大事而公羊釋之曰大禘也詳見質疑

諸侯禴禘一植一禘

諸侯固不得行禘卽就僭禘者言亦無植祭之禮蓋禘必於大廟必合羣祖此言一植一禘者記者見閔二年春秋書禘於莊公遂以爲植祭而云然也當時魯禘周公以魯公而下諸祖配祭至閔公時遂用禘禮祀莊公

莊公分卑周公至隱桓諸祖無下就莊公之理必是植祭故記者誤指爲禮也

司空執度地居民

按考工記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土地者度地也此司空執度當準土圭以爲廣狹然不必拘拘一圭爲一度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此篇後章云五十不從力政則此使民自不及老者任事食食俱就壯者言任老之事寬其力也食壯之食厚其養也大戴干乘篇云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與此同舊說非

禮記偶箋卷二

四

赦從重

此所謂赦卽下文衆疑赦之者也書云罪疑唯輕則所謂赦者特赦其重罪減從輕罪非竟赦而不問也從重者減二等若三等也罪減從輕而曰從重者減等之罪則輕而赦之之意則重也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郵傳行書不畱滯論罪者事至卽決如郵之行書不使畱獄故曰論郵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註云道中三塗是已然必左右皆一定往來悉由之男女方不雜竊意塗之從者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塗之橫

者以南為右以北為左如舊說則往之男與來之婦遇來之男與往之婦遇不病雜乎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

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非授田實有多寡由尺步有廣狹也觀此文可見古者指殷時今指周時殷周之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大於周尺五之一故殷之一步以周尺計之則為八尺殷之百畝以周步計之為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然則殷之七十畝周之百畝有奇矣殷周如此夏從可知○按鄭註所算田畝數與經文不同經文有誤鄭註為

禮記偶箋卷二

五

是註又曰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戰國時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是鄭亦不定周尺為八寸也孔疏乃更以八寸尺為數是確信周尺為八寸矣按說文釋咫字云八寸為咫周尺也許君之意謂古以八寸為咫周尺短于古尺五之一古八寸之咫已為周十寸之尺故云爾也其釋尺字云十寸為尺尺既為十寸則知周尺雖即古之咫然亦自分為十寸故謂周尺止于古之八寸則可謂周尺止分八寸則不可且尺之長短虞夏以前則生於律故書云同律度量衡殷周有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諸事皆與民變革見大傳故其時律尺自為律尺僅守於樂官而民用之尺則因壁以為之準考工

記玉人職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是也就觀玉人所制桓圭琬琰璧琮大璋中璋皆九寸其于瑋圭瑋琮琮則直言八寸使周尺止分八寸則凡八寸者何以不言尺九寸者何以不言尺有一寸乎范景仁不明尺皆十寸而曰王制古步八尺八寸之尺也今步六尺四寸十寸之尺也然則古步今步同矣何以古者百畝為今之百五十六畝有奇乎陳用之據玉人典瑞鄭註謂周時八寸十寸皆為尺而以此文六尺四寸為八尺取為八寸尺之證此與范景仁之失同皆泥于舊聞而不考之經傳者也愚有辨尺度書二首詳言之附載周官辨非後

禮記偶箋卷二

六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季春之月日在胃孟夏之月日在畢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季夏之月日在柳孟秋之月日在翼仲秋之月日在角季秋之月日在房孟冬之月日在尾仲冬之月日在斗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按月令每月首言日在此指日躔言俗所謂過宮也鄭註以日月會言之誤矣夫日月之會必在朔日而日躔必隨中氣故日月之會多在前三宮如孟春以蠶蟄為本之會尚在立至日躔本宮月與日相去有遠至數宮者按餘月類推一宮凡三十度有奇約二日有奇而月過一宮唯閏月

後月之朔。日月之行同宮。然其相會之時刻亦未必與日躔之時刻脗合。有先一二時或三四時者。夫月之行速。一日差日十二度。有奇。唯會在躔後。則在本宮。若會先一時。則至躔時已約差一度。先二時或三四時。已差二度。若三四度。是則日躔在朔。雖行同宮。而其會尚非本宮。況日躔之去朔遠者哉。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宮。日躔一月一宮。有閏月之歲。日月多一會。而躔次止十二宮也。如以日月會言。日在何處。閏月之一會乎。又况記文止言日。原不必牽月爲言也。

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祀戶夏其帝炎帝其神

禮記偶箋卷二

七

祝融其祀竈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祀中霤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其祀行

按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此五人帝配五行者也。五時迎氣祭五行。而人帝配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則五行之官。是爲五正。從祀於五人帝。左傳家語謂之五祀者也。此唯天子得祀之。至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則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得行之。祭法天子七祀。云云。皆不可信。說者謂夏祀竈冬當祀井。月令冬祀行。是記之誤。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夫井水日用所資。不輕于竈行。非水類。何獨祀於冬。其理頗長。故後世多因之。

鴻雁來

呂氏春秋作候雁北當從之。蓋仲秋之鴻雁來。季秋之鴻雁來。賓自北而來南也。孟春則自南而北矣。月令一篇原從呂氏春秋簡出。凡篇中字句不同者。皆當閱原本求解。爲是特爲拈出。迎春於東郊。還反。原本反作乃。屬下句讀。宿離不貸。原本作不忒。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原本參在于上。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原本作入舞。舍采。季春命國儺。原本作國人儺。孟夏迎夏於南郊。還反。原本作乃。與孟春同。仲夏毋燒灰。原本作毋燒炭。季夏無或差貸。原本貸作忒。以搖養氣。作搖蕩于氣。毋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功。句首有命字。可以美土疆。原本美作化。孟秋迎秋。還反。亦作乃。季秋師興。不居。原本作師旅必興。仲冬飭死事。原本無此句。季冬雉雊。雞乳。原本作乳雉雊。

禮記偶箋卷二

八

春居青陽夏居明堂中央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立堂

此等名號。唯明堂自古有之。其餘不見于他經。必呂不韋以意定之。欲施之平一天下之後者也。然自古唯天子之始祖廟得稱太廟。今以生人所居于其中。堂俱稱太廟。此何義乎。不韋自成不韋之書。吾還其爲不韋之制而已。必欲多爲之說。奚爲乎。

母殺孩蟲胎天飛鳥

按魯語澤不伐天韋昭註云草木未成曰天此文已及孩蟲胎飛鳥下又言母麋母卵則恩及飛潛動矣天字從國語解則植物亦皆得所益見周至上文禁止伐木則成材者也

孟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

按諸家於行令俱云君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仲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餘倣此又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愚謂人君行令或失於怠或失於忘必無擇時而失者也必若諸解是孟月必擇孟月

禮記禮義卷二

九

而失仲季必擇仲季而失矣且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為失令將孟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及季夏季秋季冬之令為非失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則感召咎證如此設人君於孟月有行仲季令者即無所感召乎記文言此戒人君行令不容差忒解者當渾融以會其意若過為分析反失之矣或曰如此則寅申巳亥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其類不相應奈何曰咎證之應或以其類人君之行令不能保其孟月必不行仲季之令仲季必不行孟令也再按每月之令有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有可以常行者有是月不可行即他月亦不可行者即以孟春言之如迎春祈穀耕籍布農諸事

禮記禮義卷二

十

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

呂氏春秋作入舞舍采註云入學官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贊神也按夏小正云二月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之舞也入學也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據此相參益知當從呂紀原文

季春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按夏小正二月祭鮪鮪者美物也魚之先至者也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據此則薦鮪祈麥是二事不相因

仲夏養壯佼

倭矯通強也。

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

舊說因秦建亥以此月為歲終非也考史記秦之以十月為年始在始皇二十六年一天下之後月令成於不韋王用夏時意其時東周既滅不韋擅政已改周正之建子而為建寅至始皇一天下之後即因建寅而改十月為年始是謂建亥然非不韋著此書之本意也因始皇後日建亥遂取建亥以釋是書可乎然此季秋而曰為來歲受朔日何也頒明年正朔也諸侯國有遠近故於季秋頒之而正朔則是建寅此時秦雖未一天下而有天下已過半必有頒朔之事若據此來歲受朔日之

禮記偶箋卷二

七

文謂此書即主建亥則孟冬有云祈來年於天宗季冬有云順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者來年來歲又將何指乎不韋改建寅說見質疑

孟冬大飲烝

大飲者天子養國老庶老鄉國則徧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也是二事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

此秦國所行之禮不韋即著之以為天子之禮耳孔疏謂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按郊特牲言天子大蜡八不及此數者豈數者之祀反小而不得謂之大蜡乎必不然也所以於此月祈來年者秦初奉周正朔此月之次

月即是來年故祈於此月此改建寅尚因之而未變耳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臘祭在周為蜡祭但郊特牲載八蜡不及先祖五祀而此言臘先祖五祀亦是秦國所行之禮且是月既烝則已祭先祖五祀已分祀於四時此復臘之不病數乎臘為秦祭而左傳云虞不臘者周以亥月為臘月是月索饗萬物即名蜡祭秦則直名之曰臘其祭之神亦異獨勞農休息則同於周耳仲冬命之曰暢月是月陽生故曰暢月陽方生而曰暢者扶陽之義喜之之詞也不與上文連

禮記偶箋卷二

七

曾子問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先儒於此章不得其解謹為辨之其葬而致命謂雖已葬而喪未除不可行昏禮需除喪卜吉之意原非使之別嫁他人也其弗敢嫁蓋曉致命之意弗敢從前吉遣

嫁以俟其除喪原非欲嫁他人而不敢也今乃以致命為恐失嘉禮之時使之他嫁以弗敢嫁為弗嫁他人固已謬甚至壻弗取而后嫁之謂壻守前說不取其請而后此女嫁於他族噫此豈聖人之言乎夫既云納幣有吉日則六禮已行其五特未親迎耳免喪之後何不可娶而必令嫁他族邪考士昏禮宗子父母沒則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故有不親迎之禮此云壻弗取者不親迎也而后嫁之即嫁此壻也內則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所謂有故即有父母之喪也二十三而嫁即嫁十五許嫁之夫也曲禮云女子許嫁笄內適他人乎要知免喪之後男必娶女必嫁舍已定之婚

禮記偶箋卷二

配而別求他偶即六禮豈能遠行歲月更須有待所謂嘉禮之時恐因之而更失矣且前此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其父主之媒氏通之告於禰廟而行之亦既慎重其事矣一旦無故而絕之此豈近於人情乎或疑魯文公娶在三年之外君子尚譏其喪娶免喪而娶志不忘婚君子惡其志親也指喪夫春秋所以譏喪娶者以為三年之內不圖婚信公之薨未二十五月而遽行納幣諸禮故雖娶在三年之外而圖婚則在三年之內是以譏之也此既納幣有吉日而後居喪喪畢而成禮豈有圖婚之志乎若因其終娶而遽誅其志聖人不若是已甚也

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耐於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行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禰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鄭氏註昏禮三月祭行為助祭而不指為廟見孔氏又因昏禮無見祖廟正文遂於此條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耐於皇姑可見廟見非指祭禰

禮記偶箋卷二

何則耐必以昭穆孫婦必耐祖姑皇姑祖姑也生時未廟見故死不遷不耐昏禮記所謂三月然後祭行者乃行祭於高曾諸廟而以婦見與此記三月廟見之文相發此謂士也若大夫有始祖廟者則并見始祖廟也其或支子之小宗止有禰廟若祖廟或未有廟者則已見於已所得祭之廟而餘廟則統於宗子以見之也三月而見者歲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必依於時祭然婦入而遇時祭或一月而遇或二月三月而遇遠不過三月舉遠以包近故曰三月非必定於三月也廟見必依於時祭者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有諸婦助祭所取而為冢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

婦卽爲主婦所娶而爲衆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其不卽於時祭見者祭禮煩廟見禮簡且祝辭難兼故於祭禴言擇日明不與時祭同日也廟見之禮若何卽儀禮三月奠菜之禮通之可也廟見亦擇日祭禴亦三月互見也廟見亦成婦義祭禴亦稱來婦亦互見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爲無主耳 禘祭於祖則祝

迎四廟之主

禘祭卽王制所謂禘禘禘嘗禘烝之三禘也合祭於太祖之廟故曰禘祭於祖謂別有禘祭者非

禮記偶箋卷二

五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犬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

當祭而日食可承上章謂是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至犬廟火止宜言是郊社五祀之祭不可及嘗禘蓋嘗禘行於太廟如當嘗禘而犬廟火則救火不暇安能接祭乎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禘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非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檀弓云君卽位而爲禭歲一漆之故出疆卽以禭從備急變也喪大記禭之外有屬與大棺此云以禭從則在

外大斂止於禭屬與大棺殯時備用共殯服供殯事之物也闕觀闕非毀墻之謂此言闕不言門下言門不言闕相互也升自西階周人殯於西階上也時已大斂尸既在禭入卽可殯故於西階舊說謂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非也小斂尸未入禭入時尸在前禭在尸後子在禭後故曰子免而從柩升自阼階周人大斂於阼時方小斂升阼階就大斂也舊說謂親未入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亦非也

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

禮記偶箋卷二

共

此不厭祭當從吳勿清解謂但祭正統之親不及宗子殤之陰厭不及凡殤與無後者之陽厭爲是蓋祭成喪必有尸有尸則非厭先儒因特牲少牢二禮未迎尸之前祝酌奠於鉶南以祝神此時無尸遂謂之陰厭尸出之後養畢佐食徹尸俎設於西北隅此時無尸遂謂之陽厭非也夫祭之初祝酌奠祝神者此降神也天子諸侯之祭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大夫士不得用故於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祝饗佐食取黍稷膚祭於苴茅上祝取奠解祭於茅主人再拜稽首乃出迎尸此非降神而何奈何以爲陰厭也此禮詳見士虞禮蓋士虞特牲少牢本互見也若夫養畢西北隅之設正如士喪

禮大小敘之奠既徹必設於序西南當西榮處不褻神餘也。禮器云設祭於堂為祊於外于彼乎于此乎此君祭然也。特牲少牢之改設於西北隅亦即于彼于此之意。奈何以為陽厭乎且厭之為言飽飫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下章言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屋漏受牖之明處故曰陽也。今考二禮之改設則非用筵。席也。且闔戶牖俾之幽闇于當室之白謂何吾所不取也。

殤不耐祭

殤孫雖耐祖然祭祖時孫不得與故曰不耐祭。蓋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殤別有祭下文自明先

禮記偶箋卷二

七

儒因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遂改此文為殤不備祭殊可怪也。

文王世子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在字當如字解後同。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先王立學造士其教非一端其居非一處蓋學其統名而瞽宗上庠東序即一學中之別名也。其官則大司成為之長主論說大樂正次之主授數其屬有小樂正教于及詔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大胥贊之學于有籥師教戈而丞與胥贊之大師主詔絃誦執禮主詔禮典書主詔書因其人因其時而教行焉三代盛時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公族在宗廟之中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廟君之宗廟也上嗣公族之適長子也此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公族助祭者有此登餼獻受爵之禮唯上

禮記偶箋卷二

六

嗣得與重適也其禮亡無可考舊說引特牲禮為據特牲士禮也豈可語于天子諸侯之祭乎愚於特牲禮嗣舉奠及祭畢宗人遣舉奠食餼甚以為疑求其說而未安斷不敢以其近似而據為此節之解也按祭統云尸謨君及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大夫起士八人餼士起具陳於堂下百官餼是則餼有登堂不登堂之異矣又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有獻則有受是獻與受爵只是一事特未知上嗣之於此二禮如何耳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族之於天子諸侯以親則父兄弟也以分則君臣也喪服臣爲君服斬衰三年衰三升有半此不分同異姓親疏族屬皆然而其位次序則依其本服之精麤如君之諸父兄弟齊衰其本服也是爲麤其從父兄弟弟及再從三從者大小功總麻其本服也是爲精麤者親而在前精者疏而在後陳可大謂臣爲君服斬衰衰制雖同而升數多寡各依本親若是則本親在大功者服八升九升布之斬衰本親在小功者服十一升十二升布之斬衰矣抑何不考之喪服乎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

禮記偶箋卷二

七

修之以孝養也

按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詳味此章乃是以燕禮養老而其升降獻酬與其席次當如鄭註準鄉飲酒禮推之何則燕禮膳宰爲獻主此則天子親獻燕禮大夫爲賓賓唯一人此則有三老五更羣老故鄭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其言良是發咏謂醴珍既具天子遂迎老更入門此時樂工奏樂故云發咏入門之後揖讓升拜至拜洗拜送爵三老受爵卒飲而樂止三老酢於天子樂又作天子卒爵樂又止郊特牲所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卒爵而樂闋卽此也然燕禮賓至庭

乃奏肆夏賓受爵樂止與郊特牲所言不同者燕禮是君燕其臣郊特牲是賓主相燕故禮稍異養老事大天子親獻宜從賓主相燕之禮而五更羣老之獻亦必皆有樂退謂天子獻三老三老酢天子天子酬三老畢三老乃降立西階下當序東面一如鄉飲酒主賓獻酬畢賓降立之儀而五更羣老之獻一如鄉飲酒之介與衆賓其降立之儀亦同蓋自省醴以至獻酬天子必躬親之所謂修之以孝養也祭義及樂記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以食禮養老也說見樂記

正君臣之位是言席次當考鄉飲酒禮燕禮大射儀諸

禮記偶箋卷二

七

禮始明鄉飲酒主人席阼階上西面燕禮大射儀公席亦在阼階上西面今養老畧同鄉飲酒禮則天子主席當在阼階上西面與燕禮大射儀公席同燕與大射宰夫爲主人公席于阼乃是君位今天子踐阼行事雖主位實君位也三老之席如鄉飲酒之賓當在戶牖間南向與燕禮大射之賓席同五更之席如飲酒之介當在西階上東面與燕禮大射樂工之席畧同羣老之席當如飲酒之衆賓在賓席之西與燕禮大射儀小卿及大夫之席畧同燕與大射之賓工及小卿大夫之席乃是臣位今老更雖居賓介之位實則臣位也故曰正君臣之位天子居君位是貴老更居臣位是賤老居賓位是

貴更居介位是賤故曰貴賤之等等位既正而上下之義行矣

禮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按義理為文此意最精本固為內文亦非外禮以義為質安得為外謂之文者亦就忠信對言耳有忠信之實心以為主而裁度吾心必合於義理之安而後行之行得其條理即謂之文由內心有義理之裁制斯外自得其條理故曰義理禮之文也無文不行禮以義起也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 有以素為貴者大路素而越席

禮記偶箋卷二

主

者大路素而越席

大路祭天所乘之本路也殷周皆然先儒信周官謂周祭天乘玉路玉路就多而文飾則是以所賤事天已豈其然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樊纓十有再就上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要知周常時所乘未嘗不以多為貴文為貴而此獨貴乎少與素者尊祭天之車也郊特牲言周郊而曰乘素車素車非即此大路乎愚於周官巾車詳辨之矣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立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此周冕服之制龍袞績於衣黼黻繡于裳天子至尊故取衣之龍以名諸侯大夫卑故取裳之黼黻以名衣尊而裳卑也又諸侯有國主斷國事黼之言斷也大夫輔國主辨國是黻之言辨也冕以朱綠為藻亦周制先儒疑為前代之制非也餘見周官司服條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

頌宮魯學名古人立學必有先聖先師魯立頌宮以后稷為先聖文王為先師說見郊特牲將郊而先有事告后稷也季秋大饗明堂亦先有事以告文王

禮記偶箋卷二

主

子 經孫承天較刻

禮記偶箋卷二終

於福重校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犬牢

郊祭天用特牛。配以后稷亦特牛。故召誥用牲於郊。牛
二。社稷主祭畿內土穀之神。祭法所謂王社也。配以句
龍后稷皆用大牢。召誥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止一
犬牢者。祭率土地祇。無稷無配故也。說見下文。

諸侯不敢祖天子

說者據左傳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魯
以周公故得祀其所出之祖。故立文王廟非也。又有謂

禮記偶箋卷三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得行郊禘。故立文王廟亦非

也。左傳雖言周廟。不明言是文王廟。而魯之郊禘始於
僖公。其謂成王賜之者。後人假托之辭也。魯安得有文
王廟。左傳所云周廟。蓋即類官也。魯立類官之學。以後
稷為先聖。文王為先師。後人見后稷文王為周天子之
祖。而魯得祀之於學。遂謂為周廟。是則魯之祀后稷文
王於類官者。以之為先聖先師。而非以為祖也。謂之周
廟。已非其義。謂之文王廟。不幾於祖天子乎。使魯果祖
天子而立文王廟。此記何以不明言之也。或曰諱之也。
夫記禮之文。與春秋不書內惡異何為而諱之乎。日子
何以知類官祀后稷文王。曰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類官。先有事者。告后稷也。周公之言曰。
文王我師也。然則魯學以後稷為先聖。文王為先師。何
疑哉。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按喪服傳。寄公為所寓。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蓋不臣
者。主之所以厚賓服之者。賓之所以報主。各盡其道而
已。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
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
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

禮記偶箋卷三

二

此天子於夏日至祭率土地。而於北郊之社也。即大折
即方丘。無稷說詳質疑。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

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

之郊。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之日

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

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

也。

郊即太壇。即圓丘。此文言周郊事最詳。車旂冕服。一以
此文為正。辨見學禮質疑及周官辨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八蜡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蓋司嗇即先稭不可分為二。貓虎二物不可合為一。經文自明諸說未了。主先嗇而祭。司嗇謂八蜡以先代始嗇之人為主。而司嗇即始嗇之神。故以為首報嗇

禮記偶箋卷三

三

二字蒙上司嗇百種二者而言言祭二者皆所以報先嗇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京山郝氏云。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間蜡祭之服。此說是也。先儒謂蜡用皮弁素服。臘用黃衣黃冠。玩此記上下文。俱詳言蜡事。並不及臘。奈何意為牽合乎。按周以亥月為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祭也。秦則臘月即名臘祭。而所祭者及先祖五祀。與此篇所言蜡祭不同。說見

月令臘先祖五祀條。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即息田夫也。

內則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下也。

族人於大宗不定。是兄弟或尊而為祖父。行或卑而為子孫。行彼為宗子。即當宗之。故雖宗子為吾之子。行或從弟。猶當歸器物以奉之。不敢以卑幼而忽之也。子弟且然。况父兄乎。必獻其上。就尊行為宗子者。言子弟不可言獻。故曰歸。

禮記偶箋卷三

四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擊。革。女鞀。絲。六年。教之。勢。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教。教者之事。學。學者之事。十年之前。知慮未開。故須教者為主。而使之學。十年以後。知識漸通。故須學者為主。

而予以教。古人六藝皆於幼時習之。八年教讓。卽禮也。故十年曰禮帥。初十年學書。計是書與數也。十三年學樂舞。學射御。則六藝全矣。讀者慎毋泥二十始學禮之文。謂禮非幼時事也。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衮以祭。

此天子祭服之正也。冕十二旒。衮十二章。貫玉之藻。用朱絲。舊說此服唯施於祭宗廟。非也。凡祭皆然。辨見周官司服。或曰祭有大小。章服豈得無別。曰祭之大小。以神有尊卑也。然祭之者為天子。豈因是而異其尊卑乎。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一定之制。

禮記偶箋卷三

五

天子而服臣下之服。斷無是理也。

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天子聽朔於南門外。說者謂是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于理或然。至謂告朔亦於明堂。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非也。每月告朔用特牲。祭法謂之月祭。天子諸侯宗廟皆有月祭。則天子告朔於廟。可知。閏月告朔。同而聽朔異。觀魯文不告閏朔。左氏以為棄時政。則閏月同告于廟。可知。而聽朔之異。則此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門。卽明堂之門。南鄉。皇氏謂明堂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恐未然。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聽朔於大廟。則告朔亦於大廟矣。穀梁子云。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此言聽於大廟。是受于禰廟。而藏于大廟也。故於大廟告朔。竟卽於大廟聽朔。而後徧告於高曾祖考之廟。皆以特羊祭法。謂始祖高祖廟。無月祭。非也。

登席不由前。句為躡席。為去聲。

禮席升降。正由上下。羣居升席。則趨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為躡席也。說詳曲禮。

深衣參用師說總錄深衣篇便考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豕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裘之裼也。見美也。

禮記偶箋卷三

六

服之襲也。充美也。觀此。則知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裼衣直領。故見裘之美。襲衣卽深衣。深衣衣裳相連。全體掩蓋。美不外見。故曰充美。

尸襲

後章云。禮不盛。服不充。卽充美之謂也。尸襲者。以孫之身象祖之身。禮盛。充美。故襲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徵角宮羽言佩玉之制有厚薄之分故其聲有清濁之異五音官最濁角清濁之間徵次清羽最清玉厚則聲濁為宮玉厚薄中則聲清濁中為角玉次薄則聲次清為徵玉最薄則聲至清為羽五音官為首故左次生徵故右次生商居五之中故不列次生羽故左次生角故右左先右後故佩玉之制亦以相生之序一先一後也玉既合乎官徵而君子之趨行進退復皆有節故衝牙觸佩自然鏘鳴中律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此謂郊時也王衣大裘袞衣以裼之郊特牲云王被袞以象天是也袞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路車郊特牲所謂素車即木路也蓋大路也素車也路車也木路也一而已矣

禮記偶箋卷三

七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按聘禮行聘享時賓介皆入門左此公事自闕西也及行私覲賓入門右擯者辭乃入門左上介亦然士介初入門右擯辭士介不敢入門左即於門外拜送是私事不皆自闕東也禮特言其初耳

明堂位

朝諸侯於明堂

此篇所言朝諸侯之位及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說皆不經至謂朝諸侯於明堂則實然也古者天子巡守

朝諸侯於方岳之下皆於明堂受朝故孟子時齊宣欲毀明堂此則東嶽之明堂也東嶽有明堂則西南北嶽亦有明堂可知四嶽皆有明堂則畿內亦有明堂又可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非畿內之明堂乎考工記云周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則明堂之制也獨其處所經傳無文從來之說明堂在國之陽而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夫聽朔必於明堂則謂在國之陽者是也然而朝諸侯於明堂經未實有所指考之覲禮有二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上方明者木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

禮記偶箋卷三

八

就其旂而立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覲在覲禮既終之後蓋指天子巡狩諸侯朝於方嶽之下有明堂以受朝此官即方嶽之明堂也畿內則天子受覲於廟既覲之後當亦就明堂以布政其壇在方嶽者以祀方明在畿內者即子月日至郊天之壇明堂大壇同在三百步內古者步百為里方三百步方三里也大饗明堂則以文王配說者緣此謂明堂即文王廟豈有當乎大戴禮明堂篇載明堂之制與考工不同而茅屋蒿宮殊近怪妄獨所云其官方三百步與覲禮合則覲禮之官即明堂益可知矣明乎此制則淮南子淳于登公玉帶諸家可以盡廢先儒紛紛其說奚為哉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孟春建子之月也周天子一歲祭天凡四郊也所穀也大雩也大饗明堂也四者之中唯郊大報天禮爲盛大據此文魯直僭行日至郊禮而所穀大雩更不必言故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與此合唯左傳有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先儒信之遂謂魯雖僭郊止行所穀禮不行日至禮豈知左傳所云者固皆魯僭郊之後諱言日至之郊而托言所穀以輕其事猶其自僭王禮而托於成王之賜如此文之說也餘詳質疑

禮記偶箋卷三

九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按此文言禘周公於大廟而不言祭文王合之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傳言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而不及所自出之帝觀之知魯但僭用天子之禮樂如此篇所云者以祀周公非必祭文王爲所自出之帝以周公配也上文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若果祀文王以周公配亦當如郊例明言之矣又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魯遂以七月行禘此言六月殆初行禘時如此後乃因獻子之言而定于七月耳說詳質疑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服冕服也四代皆十二章虞以韍名故曰韍冕禹之致美乎韍冕猶仍虞名也後更以山名殷則以火名周以龍章名龍形袞然故名袞冕先儒謂爲韍制四代增加豈一轍而備諸采乎且山龍皆衣之章而下移於韍聖人不若是無別也

讀明堂位

子嘗讀左氏傳齊桓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吳季札聘魯觀樂歌則風雅頌畢陳舞則異代咸備竊疑魯雖周公之後亦諸侯之國耳奚以獨備

禮記偶箋卷三

十

禮樂豈制作出自周公故魯獨守之乎王朝侯國制各不同當時侯國禮樂諒必同時班布魯不得獨異也謂周公制作魯獨守之是周公自私其子孫矣有是理乎然則魯何以獨備禮樂曰因郊禘而有之也魯何以得有郊禘曰僭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乎曰重耳請隧襄王猶知却之成王賢主也必不以非禮加人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固知禮者必不以非禮受其謂成王賜而伯禽受者蓋魯後人既僭用之恐遺譏後世假先王先公以自文耳然則仲孫湫韓宣子何以稱之曰僭既久矣即魯之子孫亦且相忘况他國之卿乎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曰是則然矣孔子嘗言魯一變

至於道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非與其禮樂之獨存乎蓋孔子之時周衰已甚禮樂淪亡猶幸魯僭竊之餘尚存十之一于千百孔子此言殆因敗以爲功之意也東周可爲卽公山叛人無不可往孔子救時之苦心大不得已也然則魯之守禮樂非乎曰非謂守之非也冒而行之不可也歌雍八佾大夫儼然天子君實啟之其又奚尤故人知周禮賴魯而存予謂周禮由魯而亡因讀明堂位爰誌於後

喪服小記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惟適孫得祭祖外此雖支子之適子亦與庶孫同不得

禮記偶箋卷三

祭也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按禮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此言爲庶母爲祖庶母蓋爲之喪主也若云爲後則此子業爲慈母後矣何得又爲庶母祖庶母後乎况以孫爲祖庶母後昭穆更不合邪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禘卽王制祭統所謂時祭之禘也行於每歲午月上追自出之帝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爲合祭之大故又曰

大禘或曰經言以其祖配之恐止以始祖配諸祖不及也曰詳玩下文諸侯大夫士之文卽知天子之禘當爲禘矣况確有王制禘禘之文可據乎辨見質疑

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王季號謚未定至武王時定之而周公之追王大王王季乃以王禮改葬而其不改葬文王以其先以王禮葬故也凡此皆誣妄之詞也緯書之言固不可信卽中庸所云亦當善會章內言文王屢矣此復言周公成文武之德故於追王止言大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文勢如此實包追王文王在內也不然豈小心服事如文王而及身稱王也哉

禮記偶箋卷三

三

宗法 詳見質疑

少儀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此言本坐之人有受於立者有授於立者則起而不坐若坐而不起是直情徑行矣舊解非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按聘禮賓介私觀宰於公左受幣是贊幣自左也觀禮既觀天子使諸公賜服太史致命公在左太史在右是詔辭自右也

凡羞有滫者不以齊

滫汁也少宰儻尸有羊肉滫羊七滫豕七滫羊肉滫滫中有肉者羊七滫豕七滫純滫無肉者此言羞有滫者蓋羊肉滫之類已有鹽梅之和故不以齊若大羹直是清汁不齊不必言也

尊壺者面其鼻

此專就人君說尊壺非謂尊與壺尊猶設也壺酒尊也

禮記偶箋卷三

七

儀禮尊兩壺於房戶間面其鼻言設君之酒尊者必以鼻鄉君玉藻云唯君面尊是也

學記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比年入學專言升入國學者蓋十五入大學後乃中年考校如是五次乃為大成而足以化民易俗也故曰此大學之道也考校是主教者之事而中年考校則就學

者言蓋入學者既比年皆有則考校亦必比年舉行特就其中分別其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者而異視之其未三年七年者則去年已考今年始舍之可也如此則雖比年考校在入學者是二年一受考故曰中年考校考校在禘後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行于每歲午月必卜禘後乃視學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精其業也視學何為考校也先儒信五年一禘之說謂不當禘之年亦待時祭之後然則何必言卜禘乎

樂記

禮記偶箋卷三

七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按周人養老兼用燕禮饗禮食禮故文王世子篇所云養老是燕禮也此記所謂養老是食禮也其禮無可考見畧準公食大夫禮言之謂之食者但食飯而不用酒獻酬也鼎俎七牲用大牢割牲食禮不見養老則天子袒而親割也公與賓升之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蓋醬為饌之本故公親設養老天子亦親設也既陳饌宰夫實飲酒于醴加于豐設于豆東三飯之後宰夫進漿飲于稻西是即酌爵也庭實既設賓遂飲漱奠於豐以降受幣乃復入卒食三飲食禮公不親酌養老則

天子親酌也。食禮不樂舞。養老則天子親舞。凡所以敬老也。

雜記

遣車視牢具。疏布鞢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視牢具。說具檀弓。疏布鞢四面有章。車之飾也。置于四隅。載糗謂載糗于車之四隅。倒文耳。所以置于車之四隅者。以乘車已載旃皮弁服道車已載朝服。橐車已載簞笠等物于中。故置糗于四隅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禮記偶箋卷三

五

悼公弔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尊君也。當時緣此。賓弔亦由左。則非矣。泄柳因循未改。其徒能復之。故志之。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虞祭皆以葬日為始。士葬月卒哭。間日行祭。大夫以上間月卒哭。若亦間日。虞則終虞與卒哭相去日遠。于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竊意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間五日。或七日。若九日。以虞之多。寡與日之遠。近為差。唯終虞與卒哭。耐祭三祭。接續行事。計見檀弓。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日至在正月。七月。可以為周正。改月改時之證。郊禘對言。可以為禘祭。每歲舉行之證。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

曲禮言。凡摯諸侯圭。而此文更詳其長短廣狹厚薄之度。且降殺以兩形。制昭然。先儒信周官而謂子男執璧何也。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禮記偶箋卷三

六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即王制祭統所云時祭之禘。行于每歲。午月。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之帝於太廟。而以太祖及毀廟未毀廟之祖配之也。郊。子月。日至祭天於南郊之太壇。而以祖配之也。祖。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也。宗。後世有功德之祖。尊之為宗。與太祖同為百世不遷之廟也。周初始祖。后稷。郊亦配稷。而文武並為不遷之宗。東遷之後。乃以文王為始祖。武王為宗。說詳質疑。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所制。特典。蓋於季秋大饗上帝於明堂。而尊文王以配之。明堂即覲禮見諸侯之宮。其

方三百步為壇而四門者也。將祀明堂亦告類宮鄭氏牽孝經宗祀以釋此文殊不合。

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用騂犢太壇即南郊之園丘。太折即北郊之方丘。下文太社亦即此也。蓋以其至尊而言則曰太壇曰太社曰太折以其形而言則曰園丘曰方丘。名雖殊其實一也。祭天地皆用騂犢第郊唯特牛社則加羊豕而為大牢耳。

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

太社天子祭率土之地而者也。與郊對舉無稷王社天子祭畿內之士穀者也。不與郊對舉有稷祭以勾龍屬。

禮記偶箋卷三

七

稷配國社祭竟內地。而侯社祭一國土穀說詳質疑

祭義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左右路寢之左右也。社稷王社侯社也。考工記匠人營之。

祭統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此言祈禘嘗烝與王制同而不兼諸侯。且極言禘嘗之

義尤見正大發爵賜服歲歲舉行則禘之歲行益可見。世儒以王制祭統出漢儒不可信。或且推為夏殷之禮。不思漢初諸儒去古猶近所言必非無本。此不可信。而必緯書曲說乃可從乎。五年一禘之說。

深衣

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袷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玉藻

袷袖口也。三袷者要尺寸之數三倍于袖口也。袷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其袷為七尺二寸齊又倍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袷襟也在左右故曰當旁袂可以回肘指腋下運肘處不言尺寸者人身長短大小不等不可

禮記偶箋卷三

六

一定當相體裁削無過寬無過窄可以回肘則已。深衣篇曰袷之高下可以運肘即此也。長中繼袷尺言袷之長也。中猶當也。言袷之長與手相當更餘一尺揜覆及肘而衣一幅袂一幅其長不足揜須別以布一幅中解之繼續于左右袂方足此數故曰繼袷尺。深衣篇曰袷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即此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袷二寸言其廣袷尺二寸黃先生云此言其不縫者統縫不縫則袂末二尺二寸是也。緣即純也。○從來言深衣者布幅廣二尺二寸度用指尺予因即予左手中指中節為度以度予身脊至中指端凡長三尺八寸深衣衣一幅袂一幅合得四尺四寸去殺縫二寸四尺二寸在

拜也。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則此之拜受。肅拜也。母拜子亦何嫌。

鄉飲酒義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按下文云：坐賓于西北，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坐僕於東北，言其方也。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言其鄉也。考儀禮鄉飲禮第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焉。不言方與鄉，故此義特詳之。然射義有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射未射之先，其飲酒與鄉飲酒禮同其布席也。賓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皆正鄉也。二禮相通，原可互見。鄭註

禮記偶箋卷三

三

鄉飲酒禮曰：賓席牖前，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亦是正鄉。俗儒方氏不通經義，乃創為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北，僕面西南，易正鄉為偏鄉。天下後世奉而行之，莫有覺其非者，是可歎也。詳見質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

按儀禮第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不及齒序，故此義詳之言六十者坐，知唯六十以上者得與飲酒坐列，言五十者立侍，知五十以下者不得坐也。故儀禮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即指五十者也。註疏不察，謂儀禮為賓賢能，此為正齒位，不思戴記冠昏射

鄉諸義皆就儀禮為之發明，間補其闕畧，不能互明其義，而強為分析，多見其支離也。又孔疏謂儀禮之賓介皆以年少者為之，不更証乎。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者也。

賓介豆數有常，此專指衆賓言。儀禮未詳，故義明之。於此見鄉飲酒禮賓介之外，衆賓皆以齒序，不得相踰。故儀禮獻衆賓升拜受者，唯賓長。蓋鄉黨莫如齒理，宜然也。

射義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

禮記偶箋卷三

三

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

按儀禮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其終奏狸首以射而衆耦之。大夫士不以采蘋采芣，鄉射卿大夫士飲酒于鄉而射也，其終奏騶虞以射而記。又言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若以此義文為正，則鄉射用騶虞為偕矣。豈儀禮亦不可信乎？此不可解，闕之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堵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

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
曰幼壯孝弟者盍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
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
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
不句在此位也蓋廟有存者

鄭註曰射畢又使二人舉解者古者於燕也語語謂說
義理也不言有此行否可以在此賓位也此於儀禮有
據而或有謂舉解是罰爵者夫罰爵乃勝飲不勝勝不
勝射時已定飲酒時何煩致問若謂預揚未罰之爵益
無據矣其兩言在此位非謂于此時始定賓位也蓋因
旅酬時鄉人觀禮者尚多故因舉解于賓而語此以儆

動之見唯如此者得居賓位也使之勉進于德耳
聘義

禮記偶箋卷三

三

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按儀禮聘賓一人介五人大夫為士介士四人為衆介
亦曰士介儀禮舉侯伯言之也然則七介者上介一人士介六人
也三介者上介一人士介二人也介紹而傳命就特聘
時賓升堂致君命而言紹繼也繼賓而進也方行聘于
廟也賓立廟門西主君立於中庭擯者出請命賓執圭
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賓與主君揖讓升堂致
命升堂唯賓一人而上介衆介亦必繼賓進立於門左

蓋主君尊並已君不敢質畧其禮也故禮器亦曰七介
以相見也不然則已覺舊說謂上介次介末介與上擯
承擯未擯相繼而傳命此本大行人交擯旅擯為言詳
考儀禮聘之日厥明訝賓于館訝也賓至于朝入于次
在大門西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出擯者
出請事主君即出迎公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上大夫
賓入門左乘介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
揖隨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門側几
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請賓賓執圭擯者納賓賓入門左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介止三揖主君至於階三讓公
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其行禮節次如此何嘗

有擯介相繼傳命之事乎鄭氏亦知其無此事而註擯
者出請事則又援此介紹而傳命之文設為旅擯之說
乃曰此但旅擯不傳命又曰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
傳命耳然則記何以言於聘義也哉此牽合周禮之過
也擯禮亦無交

禮記偶箋卷三

三

子 經孫承天較刻

禮記偶箋卷三終